

神秘的上海

张恂九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神

秘

的

海

(赣)新登字第 005 号

书 名:神秘的上海

作 者:张恂九著 王继权 孙继林校点

出 版
发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5.75

字 数:34 万

版 次:199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12.00 元

ISBN7—80579—484—7/I·402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第一回 种祸根印土入中华 (1)
悲前事将星沉粤海
- 第二回 牛制台逃命城中 (9)
陈提督尽忠淞口
- 第三回 王志元淫欲戕生 (16)
姚教谕衣冠哭庙
- 第四回 杨庆恩遗体返江干 (24)
穆炳元苦心全沪上
- 第五回 民众焚匪宵人匿迹 (31)
阳侯遇厄志士成仁
- 第六回 鹬蚌不殊黯黯五茸春草 (38)
虎狼相继悠悠几度沧桑
- 第七回 通商传教派别支分 (45)
异服殊言少见多怪
- 第八回 易姓认同宗太嫌唐突 (53)
愚夫游租界若遇神仙

第 九 回	万花开海上北里寻芳 七碗快风生东邦别致	(59)
第 十 回	令行租界官府贤明 恩戴西员商人涕泪	(66)
第十一回	赤心待友否极泰来 白手成家多财善贾	(73)
第十二回	胜地重游西兵退让 法人殒命苦力承当	(80)
第十三回	谄媚欧人草菅民命 鄙夷中土攘夺法权	(87)
第十四回	谈风度名士留芳 延冰人莽夫求偶	(94)
第十五回	无故开枪更夫可恨 杀人偿命国法能伸	(101)
第十六回	甬人仗义乡魄长安 皖水钟奇曹交再世	(108)
第十七回	垂青睐佳人归沪渎 媚白种大帅发雷霆	(116)
第十八回	要津黄浦冠盖如云 归国青年花枝解语	(123)
第十九回	猎艳华侨风光细腻 冒名总督骗术新奇	(130)

第二十回	陆知县通权达变许鸳鸯 朱总巡雷厉风行禁鸦片	(137)
第二十一回	海外征夫呼号天日 闺中荡妇漏泄春光	(144)
第二十二回	颜如渥丹心甘割爱 党名拆白鼻祖遐稽	(151)
第二十三回	小朱嫖妓险丧生 书玉逞骄多负债	(158)
第二十四回	林黛玉掌中玩名士 谢金花邸内侍王爷	(165)
第二十五回	弱国不自强终为奴隶 同乡坚团体可胜甲兵	(172)
第二十六回	保护治安讴歌沪渎 提倡迷信玷辱官方	(179)
第二十七回	奇男怪女说部多材 遣母留雏行人凄绝	(187)
第二十八回	康圣人率徒求庇护 关会审受辱起风潮	(194)
第二十九回	十三冤魂弹雨枪林 亿万家财风流云散	(201)
第三十回	托名实业春梦一场 绝世奇才锡山两代	(208)

第三十一回	西席为门生借箸 东瀛搜世胄藏书	(215)
第三十二回	总督购遗书金陵生色 奇材遭冤狱满族淫威	(222)
第三十三回	北地英雄半生赍志 西商奴隶一旦多财	(229)
第三十四回	父债子还报施不爽 霜寒冰至作俑何人	(236)
第三十五回	鼠牙雀角扬外抑中 西陂东鹳满员汉道	(244)
第三十六回	肉食鄙夫不知羞耻 樱花末日渐看飘零	(251)
第三十七回	陈金聚罪不致断头流血 尤泰仁义无复燕瘦环肥	(258)
第三十八回	勃郎林伟人殒命 共进会壮士归心	(265)
第三十九回	披肝沥胆结果离奇 范水模山信徒肃穆	(272)
第四十回	绿女红男须循轨道 长阡短陌不若心田	(279)
第四十一回	地理迷茫甲衰乙盛 天生奇杰乞丐车夫	(286)

第四十二回	秋燕春鸿王孙賁志 花残月缺倩女离魂	(293)
第四十三回	妓院有同命鸳鸯 官场惟醉心风月	(301)
第四十四回	花明柳暗春色深藏 酒绿灯红巨家貽笑	(308)
第四十五回	急色登徒红颜薄命 寻芳令尹白首空盟	(315)
第四十六回	名袭潇湘馆夏姬再世 舟行印度洋春色双探	(322)
第四十七回	万里星轺花明海外 一官风厉竹脆庭前	(329)
第四十八回	明月不归春侠肠全负 留珠可返棹卓识堪师	(337)
第四十九回	赛马围场此地谁悲宿草 飞驹过隙霎时顿易沧桑	(344)
第五十回	刘福彪倚赖捉刀友 陈英士实行革命家	(351)
第五十一回	革命未成功星沉黄浦 通儒来讲学日励青年	(359)
第五十二回	大侠士遭奸计骑鲸 奇女郎为兄仇出马	(367)

第五十三回	白癲痢疑心生暗鬼 高福安仗义制倭奴	(374)
第五十四回	弹雨枪林回溯春申风启 脂香粉艳未通天癸人妖	(381)
第五十五回	革命党遇侦探遭殃 好古家有神仙艳福	(388)
第五十六回	虎臂狼腰争夸武术 牵牛策马各逞神威	(395)
第五十七回	绝技鹰扬后尘宜步 救人虎穴义侠非常	(402)
第五十八回	大酒肥鱼不留阿堵 鸡鸣犬吠悉属奇材	(409)
第五十九回	走索者步碗者身手精灵 上古欤近代欤衣冠更易	(416)
第六十回	热心教授淬尽词锋 糊口穷儒绞完脑汁	(423)
第六十一回	佳公子白下移家 名伶人黄昏殒命	(430)
第六十二回	结交损友应被狐疑 侦探行踪误于鸦片	(438)
第六十三回	自作孽浪荡子断头 苦出身警察厅理发	(445)

第六十四回	效忠直系徐辅洲损躯 遭骂离家毕庶澄负气	(452)
第六十五回	威风司令锦绣还乡 平地区官绶罗献媚	(459)
第六十六回	色不迷人惟有乘桴浮海 赌能致命那堪旅馆投缳	(466)
第六十七回	白头老嫗问诸水滨 黄口娇儿险哉天痘	(474)
第六十八回	命宫中定终身赤手 轮盘下殉薄命红颜	(481)
第六十九回	积钱造孽真空现昙花 情海生波看将来结果	(488)

第一回

种祸根印土入中华 悲前事将星沉粤海

概自中英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丧权辱国，与英帝国主义者在南京缔结辛丑不平等条约，由此而产生五口通商章程与虎门条约。举凡割地赔款、关税约定、领事裁判权、最惠国条款等，全因清廷之昏庸，致授与帝国主义者一纸卖身契。南京和约之起点，实欲消灭鸦片，宁知南京和约之结果，反成保护畅销鸦片，于此种下千百年无穷之祸根，使我华人多数同胞，在吞云吐雾之下，丧失一切之志气，迟钝生产之能力，妨碍民族之发展，而最使吾人痛心者，所谓最惠国条款。帝国主义者利用各地租界，行其出售鸦片政策。上海之辟为通商口岸，即在南京和约之后。本书欲述上海百年以来之历史，溯其本原，当先述中英鸦片之战争，庶免茫无头绪。

缘当时英国人以鸦片烟土运入中华，皆因广州之不肖商人代为销售。时礼部右侍郎黄爵滋系两榜出身，风骨峻峭，饶有胆略，洞明大势，直言敢谏，深知鸦片之害，乃缮成奏折，痛陈利害，入告道光帝。皇上披览奏折之后，见其切中时弊，甚为嘉许。即降谕旨，着京内外王公大臣集议办法，一致议决鸦片当严禁，谕令英商不许输运来华。英商阳奉阴违，仍由广东省

海口偷偷装入，源源不绝，致广东水师提督李增阶，被言官所劾，谓其不克严加防范，有亏职守。有旨削去李增阶官职，李氏因颠预而下野，咎有应得。继任人物清帝道光知非有得力干员，不克肩兹重任，特命关天培补缺。

关氏为江苏山阳县人，表字仲因，别号滋圃，生得剑眉虎目，一表人材。自幼投笔从戎，厕身行伍，富有膂力，娴习弓马，拳术武器，无一不精。曾著《筹海集》一书，畅论时势得失，了如指掌。精研军机各务，颇有见识，实为武将中有数人物。道光六年时，任太湖营副将，奉上峰命押运粮米至天津交纳，计有粮船一千余艘，自上海吴淞口启行。运粮船丁，夙称难治，勾结舞弊，狡狴无赖，蒙蔽上官，侵占吞蚀，竟成为习惯。关氏明察秋毫，恩威兼用，船丁慑伏，无敢放肆，故限期未到，已达天津，交纳无讹，得叙功升授苏松镇总兵，赴京引见。清帝知其能，凡召见五次，咨询一切，时人荣之。及李增阶开缺，清帝即以关天培升任。在京旧好设宴贺之。

天培饮至半酣，拈髯微笑曰：“某今年逾不惑矣，回忆二十年前，在行伍中遇一老僧，跛一足眇一目，厥状至丑，同袍有戏侮之者。余怜其残废，稍稍济之。老僧感余德，坚欲为余推命。余笑而告以建生之年月日时，老僧沉思良久，喟然长叹曰：‘公后日之贵，虽不克臻极品，而声名当扬溢乎海外。死后之衰荣，当血食一方，名垂千古。惟死状甚惨，其命也夫。’余笑谢之曰：‘关某堂堂七尺之躯，受国家之命，负守土之责，宁如贪生畏死之流。和尚休矣，马革裹尸，为国尽命，关某之素志在此。’老僧点头者再，嗟叹而去。荏苒二十余年，浮沉末秩，方嗤老僧所言未确。今乃特沐圣恩擢升广东提督，以御英夷，方觉老僧之言，或非全虚。余将于此际誓死报国，至血食一方，名垂千古，余安

敢有此希望。”言毕，目光四射，纵声大笑，举杯一吸而尽。在座诸人，相顾失色，私谓不祥。

翌日，天培出京赴任。逮至广东，林文忠公则徐时为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奉旨禁烟。文忠素知关氏之贤，得其镇守虎门，定能有裨于禁烟之事。会面之初，即以禁烟一事与之商议。天培毅然谓文忠曰：“英夷之得以运土入境，全恃腐败关吏为之包庇，奸猾商民为之销售。欲使来源禁绝，先须严防内蠹。惟官民勾结，由来已久。若雷厉风行，操切从事，虽能稍戢于一时，难免复燃于异日，不如佯为缓和，诱之使来，乃出其不意，突然破之，使受重创，方知戒惧。如是禁烟，始可有济。”则徐大悦，乃与共定秘密之策。

是时专为英人销售之奸商，闻关天培升任提督，镇守虎门，夙知天培颇有胆气，较之前任李增阶目不识丁，只知得贿者不同，心中惴惴，咨照英商暂停运入，一俟天培到任，觐其行动，再为定夺。天培抵任之后，奸商中有梁某者，本为广州土著，生性狡黠，同业推其探听，梁某乃转辗得识天培之亲随周长庆，延至其家，设盛筵以款待。其谈甚欢，筵未及半，长庆已醉态可掬，言语不加思索，信口而谈。梁某即乘机问之曰：“闻贵上关大人素恶洋烟，此次抵任，定将严禁海运烟土。”长庆微睁醉眼，摇首不迭。含糊说：“人言岂能尽信，实不相欺，余主关提督，亦喜吸洋……惟常恨不得佳……闻旨膺得广东提督，喜极欲狂。尝谓余曰：‘广东为烟……来源地，必多佳货。不料到任之后，闻英商恐被搜查，不敢运来。’余家主人甚为不……”长庆言至此，呕吐狼藉，昏然醉倒，梁某大喜，将长庆扶入极华美之卧室安寝。

翌晨梁某入视，长庆惊醒，游目四瞩，失惊坐起曰：“宵来

饮酒过度，未知有无冲撞之处，及胡言乱语之事？”梁某作鹭鸶笑曰：“绝无绝无，惟知贵上亦喜吸食洋烟。”长庆闻言，惶遽无地，连称：“该死，该死！一醉至此。”又向梁某连连作揖曰：“昨夕幸无他人在座，余酒后失言，出余之口，入君之耳，无第三者知之，万望梁老爷严守秘密，不可泄漏于外，使家主身受严谴，余死无葬身之地矣。”梁某欢然曰：“大爷休惊，贵上既欲吸食佳土，实非难事，不敢相欺，我即为销售烟土之一分子。因闻人言，贵上欲严行禁烟，我侪始暂止英船运来。”长庆大喜曰：“梁老爷之言，真耶伪耶？”梁某正色曰：“此非儿戏之事，若非周大爷吐出贵上吸烟之语，我焉敢自承销售之人？”长庆颌首曰：“余等既已掬诚相告，梁大爷不妨随余谒见家主，商量此后之事。”梁某欢然曰：“固所心愿，不敢请耳。”两人遂相偕至天培私宅。

长庆先入内室多时，始命梁某入见天培。天培方一榻横陈，怡然自得。榻上陈设之烟具，极其精美，一妙龄美姬，蜷卧下首，雪嫩一双纤手握一象牙翠嘴全镶宝斗之烟枪，就晶莹之银灯上烧烟。梁某更信长庆所言非虚，心中暗快，趋前叩见。长庆先立在榻前禀曰：“梁某叩见大人。”天培在榻上把右手一挥，轻言免礼。梁某叩毕站起，退立一旁，天培顾长庆曰：“替梁老爷看座。”梁某口称不敢。天培温颜曰：“有事相烦，不必拘束，余一介武夫，不善客套。”梁某乃称谢告坐，长庆献茶退出。梁某见榻上美姬，装好一筒黄长松之烟，以枪擎到天培口边，嫣然一笑，娇声言曰：“大人再吸一筒。”天培双眉微皱，频摇其首曰：“烟味仍是太劣，不欲再吸。”美姬将烟枪放入盘中，秋波一转说：“长庆禀过大人，云有极佳之土，大人何不教他取来。”天培向梁某目视而笑，梁某起立弯腰言曰：“大人若要好货，容

小的明日献上。”天培莞尔一笑曰：“余吸食有限，惟有一事请问足下。”梁某唯唯曰：“请大人吩咐。”天培沉吟多时，始曰：“风闻前任李提督，英商方面月有孝敬，此语可确？”梁某支吾半顷曰：“大人垂询何意？”天培笑曰：“足下放心，余得膺今职，殊非易易。运动之费，耗去不少，足下当亦明鉴。”梁某闻言，恍然大悟，天培有意用钱，急应曰：“小的明了。”天培端茶沾唇，美姬娇喊一声送客。梁某倒吃一惊，暗想天培动怒，即惶遽告退。

方出门外，周长庆牵裾而说：“梁老爷请入余室小坐。”梁某随长庆至卧室坐定，长庆笑曰：“梁老爷走通家主门路，不是夸口，全仗周某出力……”梁某急曰：“大人似含怒意，突下逐客令，我已碰钉子，大爷何言走通门路。”长庆笑曰：“好梁老爷如此忠厚，家主欲图好处，岂能与君当面谈判，有失身架。”梁某醒悟，“如此说来，大爷早受大人暗示？”长庆傲然曰：“岂敢，岂敢。”梁某即与长庆促膝密谈，良久良久。梁某始欣然告别，归召同业陈说一番，众人莫不欢天喜地，可以有恃无恐，去一李，来一关，换汤不换药，依旧一剂银子散，保得百病消灭。即通知英商，速速多运烟土到粤。此间门路已通，不必顾忌，各奸商兴高采烈。

关天培见梁某入彀，亦是欣喜异常，暗命心腹人员密查海口，一俟英夷船到，即来报告。未及二旬，英商已得此间通知，运土之船连檣而至，探查人员飞报天培。天培早有所备，遂令深通水性之兵士多人，趁夜深之际，潜伏土船之底，暗将轮机破坏，使船不能逃遁。一面逮捕梁某与各奸商一起监禁，当派水师上船，将船上烟土，悉数搜出，堆置虎门海边。此次英商因广州代售之各商，嘱其多运，故满载而来，计有二万余箱之多。

天培稟明总督林文忠，文忠下令纵火焚烧，焚至二十余日，方尽成灰烬。烟味趁风传播，致不少黑籍中人望风垂涎；亦有痛骂林、关二人，煮鹤焚琴，大杀风景者。此真别具肺肝矣。

此举震惊全国，奸商丧胆，英夷落魄。英人遁回本国，哭诉政府。英政府恼羞成怒，愤不可遏，即遣军官义律，率领水兵二千人，扬言六千之众，分乘兵船七号，声势汹汹，前来侵袭。天培自破获烟土之后，早存戒心，严防海口，深恐英兵来犯。虎门为广东著名险要，距离省城不远，海岸曲折，地险而狭，周围环绕十座炮台，就中以大角沙角两座炮台最为扼要，若失陷此二台，其余八座，如撤屏藩，万难扼守。天培故于大角沙角二台，驻有重兵，自己不惮劳瘁，昼夜亲至各台巡视，训谕士卒。

是日，探知英兵来犯，天培命各台守卒掩伏，不得喧哗，静待英国兵船驶近，候令迎敌。是时，英舰首领义律率领七只战舰，在海面上乘风破浪而来。见中国毫无戒备，正中心怀，便思闯进海口，攻击省城。天培俟其相近，一声号令，大炮轰击，炸得英舰七零八落，不及回攻。义律即遁走回到本国，复带五千水兵分乘十号兵舰，号称万人，卷土重来，势甚锐猛。天培早将水师船只排列海边，中国当时水师船只悉属旧式，与内地保护厘卡之长龙炮艇相同，水上之战斗力远不及英国兵舰，好在有炮台上大炮掩护，所发之炮，居高临下，得势颇优，发炮又准，鏖战全日，互有死伤。相持既久，英兵舰终以仰攻，不易取胜，知难而退。天培两次却敌，朝野目为东南重镇，林文忠尤视若左右手。义律因两次进攻广东，俱因海口守得严密，失利而归。遂改变计划，暗暗率领兵舰去窥伺浙江。

浙江官吏一时措手不及，即被兵舰闯入定海口，攻陷炮台沿海长驱北行，无人抵敌，直攻天津。沿海各省，闹得鸡犬不

宁。满清政府，命文武大臣、内外王公聚议对付，竟是一筹莫展，反归罪于林则徐一人，谓其措置乖舛，擅开外衅，不将则徐斥革，不足平英夷之怒。道光帝见众怨所归，明知则徐无罪，欲不加斥革，恐英夷日逼，濒于危境，不得已将则徐撤职，发配至新疆伊犁，效力军台。自文忠削职后，挤排文忠之人无不牵制天培，辄与为难。英人闻林则徐已撤，更是耀武扬威，加遣大队兵舰，第三次进攻广东，时在道光二十一年之五月。英舰乘锐而来，炮如雨点，将天培水师打得大挫，各炮台相继陷落。

天培向各处告急，求发援兵，各镇坐视不顾，无人接应。天培志在必死，昼夜亲自督战，率同游击麦廷章，奋勇迎敌。士卒激于义愤，舍命攻敌。卒以援兵不至，英夷枪炮厉害，天培所率死亡殆尽。一炮飞来，游击麦廷章中炮身亡，天培亦已身中枪弹十余，血积衣甲，尽成赤色。天培亲随周长庆，手牵天培衣袖，号泣言曰：“强敌当前，孤军难守，大人宜早自为计，困守无益，徒丧生命。”天培瞋目张髯，厉声叱之曰：“余膺朝廷守土之职，土之不守，已是上负朝廷，岂能贪生图活，更遗父母羞。汝可速去，毋再留此。”长庆欲强拽公下，天培以刀拟之曰：“汝再执拗，余将斩汝。”言已，解身上铜印，交与长庆，使缴至广州总督署。长庆无奈，自炮台之后，悬索而下，奔至广州，将印交讫，重回炮台，始悉主已尽忠。偏觅主尸不得，后遇吴姓马弁，密告长庆曰：“关大人之遗体，由余背负，匿于腐尸丛中，同去指认。”天培之下半截身驱，黑如焦炭，死状殊惨，果应老僧所言。长庆背负主尸，草草成殓。

在天培临死之前三日，天培遣其幼子携一小衣箱归家。家人开箱视之，惟破碎之衣服数袭，与陆续坠下之牙齿数枚，此外一无长物。为官清廉，于此可见。死守之决心，亦已早具。天